

曾衍東評傳

伯華題



周金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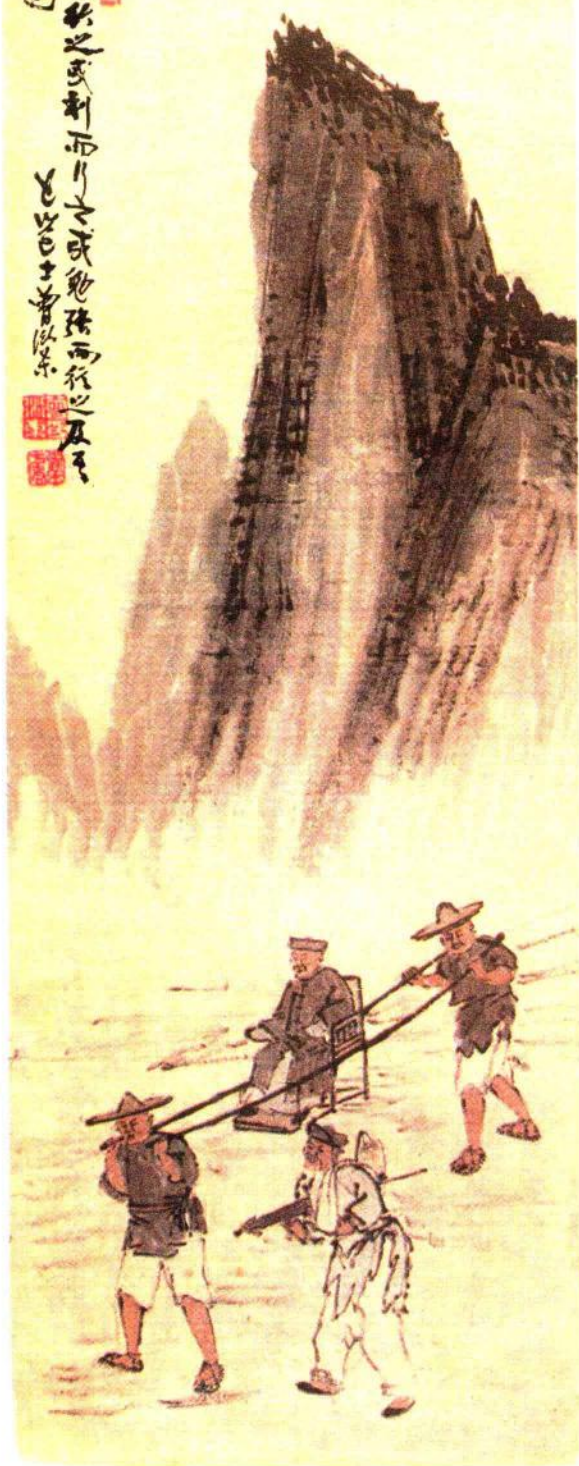
# 曾衍東評傳

伯華題

華賓齋書社

蒼山行旅

成山而於之或利而行之或他殊而後之及至  
 朱功一也  
 乙巳日十曾微京



[illegible]

## 曾衍東評傳目次

一、曾衍東其人

二、曾衍東的書畫藝術

三、曾衍東的詩文余事

附錄一：曾衍東年表

附錄二：曾衍東《七如題畫小品》（選錄）

附錄三：曾衍東傳世書畫作品簡錄

附錄四：曾衍東舊藏端石地硯拓本

## 曾衍東評傳

有些書畫家，生前坎坷，死後纔被逐步認識，稍遠些如明之徐渭，而近代則有任伯年。也有些書畫家，不但生前景況淒涼，死後尚且被貶，世之不公，何其如此。

稍晚於『揚州八怪』的清中葉，也出現了一位類似的怪人，遭遇困頓，為了生活，走向了賣字賣畫的命運。他潔身自好，不肯同流合污；同情勞動人民，反映他們的心聲。他畫怪，詩怪，字更怪，一枝狂放的筆，人稱其怪，如鄭板橋一派，其怪，實包含着進步的因素，他就是曾衍東。

### 一、曾衍東其人

曾衍東（一七五一——一八三一？），山東嘉祥人，是曾子的六十七世孫。字青瞻，一字七如，號鐵道人，又號七如道人、七道士、也印署七如居士、冰父山人等。謂七如者，意為花、酒、琴、棋、詩、字、畫無不如心，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則無不如意。他困頓的一生，大致為：

一七五一年出生（清乾隆十六年），早歲隨父（名尚渭）宦遊江南。其父先後任大同縣丞、福建汀溫鹽官、廣東保昌與三水的縣丞、博羅縣令等。一七七四年（乾隆三十九年）曾衍東二十四歲時，父母均客死在外，他奉梓歸葬山東故里，并在家種蒜苗為生，又改業教塾，在嘉祥城中北街山後築居室名『小豆棚』也稱『雨絲草堂』和『桂馥書屋』。一七九二年（乾隆五十七年）曾衍東四十二歲，中舉人。按清乾隆十七年的規定，會試後揀選取應考三次不中的舉人，入一等者以知縣試用，入二等者以教職銓補，稱舉人大挑。一八〇〇年（清嘉慶五年），他已五十歲，以大挑一等先授湖北北部某縣知縣，不久調任咸寧縣，到縣後，他知咸寧民情健訟，自記云：『而學校秀才包訟，名曰「包戶」，與官為仇，豺與虎爭食同。余理訟後政暇，遇此等人輪款案上，隨意書畫大忠大孝古語、人物形象，或扇或紙，貽之皆忻然而散。去咸寧一年，訟幾乎息，而包訟之人多擱筆閉戶，懸余書畫，終日不預他人事，或携家而遠徙者，是又書畫之有政也，豈獨書畫云乎哉！去咸五年，尚有余家坪求畫者。』寫的極為生動，此期間以書畫去感化人，消除了許多矛盾，直到去咸五年，仍有人向他求畫，此期間是他最為得意時，不僅政令上，還是在書畫與詩文上，并著有《啞然絕句》與《七如題畫小品》均手寫刻版印行，流傳至今。開創了《今畫》論

學說，開啓後來漫畫與立體式山水、人物造型之先河。後又入遷江夏縣。終因得罪大府家奴，頂撞上司，被誣判獄不公、降二級調用處分，被免去知縣，令監河工三年，馳驅於安陸、家山、天門、長陽、沙市間。又以天旱水淺，不能運石出山，撤去差使，時已六十歲。後又起贖為當陽知縣，一八一三年（嘉慶十八年），他六十三歲時調任巴東知縣，又以判獄忤湖北巡撫韓葑，被革職流放至溫州羈管。這樣，他從六十五歲起就一直住在溫州。初至溫州時，得到同族曾立亭的幫助，暫住曾氏別墅依綠園的入畫樓，後在其園附近寶庵橋旁古榕樹下營築小屋，名其地為『小西湖』，靠賣字畫為生。一八二〇年，清道光皇帝即位，大赦天下，他也在其列，時已七十歲，他本打算籌措回原籍，因盤纏無着落終於老死溫州。從其《雙魚圖》款署『八十老人曾道士畫』、印文『八十書畫』中可知，他八十歲時仍在世，算起來在溫州住了十五年多，卒年無考。他對自己誤入仕途，晚年恨嘆不已，曾在自著的《小豆棚》『賣菜李老』一節後寫道：『余作秀才時，不肯教書，嘗以筆墨遨遊齊魯間，久之為當道諸公內記室。歲得束脯百餘金，臘底言歸，一家八口，從無卒歲之虞。鄉薦後，心羨仕途，遂一行作吏，薄書鞅掌，僕僕塵埃，回憶曩昔襟期，不啻霄壤。』

## 二、曾衍東的書畫藝術

曾衍東歷經乾、嘉、道三朝，社會由鼎盛日漸式微，官場腐朽沒落，人民生活困苦，階級矛盾日趨尖銳。他身為小官吏，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較低，故能長期接觸勞動人民，體恤、同情勞動人民。他的經歷與『揚州八怪』中的鄭板橋、李鱣有相似之處，又長期生活在湖北、浙江一帶，從思想與書畫藝術上無不受到『揚州八怪』的影響，在書畫創作上亦有獨到之處。遺憾的是這位優秀的藝術家，生前死後均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，有關他的書畫藝術方面的著錄極匱乏，僅見如下簡要載錄：

項震新在《小豆棚·叙》云：『（曾衍東）工詩文及書畫，尤精古篆，筆墨豪放不羈。』

彭左海在《小豆棚·傳》云：『（曾衍東）性落拓不羈，工詩及書畫，筆墨狂放，大致以奇怪取勝。鑄圖章，摩古出奇。』

俞劍華《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》曾衍東條，集《孟容畫識》、《甌雅》諸書云：『工書及篆刻，善人物、花鳥、粗筆焦墨，別饒逸致。』

他的書畫作品傳世不多，茲就幾幅作品中，窺其書畫藝術之一斑。

《鍾馗圖》，係以書法作畫，神情貫注，一氣而下，縱橫灑脫，不可一世，被海外著名畫

家蔣彝先生譽為『一幅動人的書畫并用的範例。』并置於其著作之卷首。此幅持劍鍾馗，仰首自得，似有所為，其慷慨豪邁之氣，從目視、鬚張中可見精神，全幅上下四圍寫滿大篆、行草、隸書相合成之怪體書法，形成書畫合璧、各臻奇妙境地，實為難得之傑作。全文主要說明鍾馗原係一物，後竟訛為驅鬼之神。茲譯於下：

『顧寧人謂：今世所傳鍾馗，乃終葵之訛，其說本於楊用修、即仁寶二人。仁寶《七修類稿》引以《北史》，魏堯暄本名鐘葵，字辟邪。意葵字傳訛，而捉鬼之說所自此也。用修《丹鉛雜錄》云：唐人戲作《鍾馗傳》，虛構其事，如毛穎、陶泓之類，蓋因魏堯暄名鐘葵，又字辟邪，遂附會其說。又宗懿妹名種葵，後世因又有鍾馗嫁妹圖耳。按《周禮考工記》：大圭終葵首注：齊人謂椎曰葵，圭首六寸為椎，以下殺。《說文》：大圭長三尺，杼上終葵首，為椎杼上，明無所屈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：天子搢珽注亦同云云。是用修之說，較仁寶更詳矣。恁是鍾馗山終葵辟邪之訛，總屬有因，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為人名之終葵，殊未見確解。顧寧人乃引馬融《廣成頌》：揮終葵，揚玉斧，謂古人以椎逐鬼，如大儼之執戈楊盾。此說近之，蓋終葵本逐鬼之物，後世以其有辟邪，遂取為人名。流傳既久，又忘其為辟邪之物，而意其為逐鬼之人，乃附會真有其人耳。至唐人作《鍾馗傳》，出自

《天中記》，引《唐逸史》之說，五代時，有楊鐘葵、李喬、慕容皆以名字，則貪目鐘進士，食鬼之說盛行可知，甚至朝廷每歲暮以鍾馗同日歷賜大臣，劉禹錫亦有《代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》，宋神宗得道子逸本，因鏤版賜二府，然則訛謬之沿，非一日矣。』

《蔬果圖》是他經常的命題，也是畫家繪作對象人格化的特徵，如松、梅以喻高潔，蔬、果以喻清香。此幅蔬果圖現藏河北省博物館，用筆簡潔，右上角繪瓢兒菜一株，中間腐乳一盤、武昌魚、猪肉各一、下面畫二笋三蕈，清新自然，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寫照。故其自題云：『瓢兒菜、武昌魚，南山蕈味笋何如，先生饜食更求足，添一塊媚猪腴腐方諸。』還有吳昌碩於一九一五年的題畫詩云：

『魚肉蔬笋旁，割去一瓮酒。

令人興不歡，奈此饒涎口。

老曾畫中隱，我却酒中仙。

不飲畫不成，抱一抱圓天。』

以為這麼好的蔬菜，唯缺瓮酒，喻老曾為『畫中隱』，說自己是『酒中仙』，題詩很有風趣。附款云：『一亭先生珍藏，囑吳昌碩題句。幸教正，時乙卯長夏。』可知此畫原為著

名書畫家王一亭（王震，號白龍山人）先生所珍藏。

《蒼山行旅圖》，私人藏。此圖繪蒼山之旁，兩橋夫抬一旅者，側有一隨從，左上題云『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』意即坐者為『安而行之』，而轎夫與隨從則為『利而行之』、『勉強而行之』。以此喻世，人生無不都在行途之中，極富哲理。畫中四人，雖以漫筆為之，但姿態生動，各臻其妙。上有閑章，為：『一俗士正直無高向』，下鈐印為：『曾衍東印』、『七如道士』。此圖為其流放溫州後作，寫的是雁蕩山之一帆峰旁。曾氏自謂：『七如道士作山水，隨意點染，不多着筆。然必實其境地，某山某水，不肯虛空摹擬。』

他的繪畫題材廣泛，正如他自己一方閑印所謂『老曾無所不畫』。甚至乞丐、天聲地啞都是他的畫材，他曾繪《乞丐圖》并贊曰：『討飯街頭喚，破衣爛裳狗咬慣。狗兮狗兮，勢利一般。』他繪畫還有怪癖：『人索我畫，我却不畫；人不索畫，我偏要畫。』人們以為他是一個終日瘋瘋癲癲的怪道士，他怕人誤解其為黃冠者流，作《道士解》云：『道非道外道，士乃七十士。』

他畫怪、字怪，題詩也怪，受『揚州八怪』的影響，屬非正統的文人畫一派。多以書法

入畫，不拘法度，追求簡率，淡泊、超脫的韻致，為通才型書畫字。他的書法從唐楷入手，兼習篆隸行草與北碑，熟諳小學。他善於融諸體於一爐，得之於心，應之於手，入神化境，卓犖不凡。《廣印人傳》云：曾衍東『工書及篆刻』，其篆刻師法秦漢，不同時俗。他的題畫詩很多，也很有趣味。如《題畫魚》云：

『四月鱖魚三月鯿，漁人打網不嗜鮮。

携來城市換柴米，剩幾多文是酒錢。』

又云：

『七如道人畫一魚，我所欲也求自如。

滑溜溜溜拿不住，瀟湘圖本水天虛。』

《題蜻蜓》云：

『小小蜻蜓翅似紗，被誰羈絆被誰拿。

幾時解脫青絲扣，飛遍東籬賞菊花。』

《題蘭蒲》云：

『一盆蒲草一盆蘭，說與先生仔細看。

只是相親共臭味，同鄉況且又同官。」

對於『怪』的認識，他在題畫中亦有所解云：

『羅兩峰在京師作《鬼趣圖》，當時題咏頗多。此老胸中正不知包藏若干鬼鬼怪怪。若余之為畫，不過眼前逐日所見，平平常常，日用間事，無不可畫，不比矜奇立異。欲層見疊出，亦非易。』又云：『甚矣人情之好怪也！因怪以求，而人情反見怪不怪，塾欲我今作畫之不怪，而人之視今畫，轉於不怪之怪而怪其所怪。如此之怪，何可以不好？吾故曰：「是於兩峰之《鬼趣圖》更進一解矣。』』也敘述了他創『今畫』論的現實意義，為我國今後漫畫之發展起到了鋪路石的作用。

### 三、曾衍東的詩文余事

『五年筆墨《古榕草》，半世功名《小豆棚》。』（見《古榕雜輟·自苦》）這是曾衍東對其著作的自評。他的主要著作有筆記小說《小豆棚》十六卷，抄本《七道士詩集》二冊，手稿冊頁《長日隨筆》一冊，刊本《啞然絕句》和《七如題畫小品》各一冊，詩集《古榕雜輟》等傳世。

《小豆棚》一書十數萬言，以《聊齋》的筆調，記一些奇談怪事和民俗雜聞，但也不全是這些，還以寫實的筆觸，記擅指畫的高其佩（號且園）與以渴筆作畫的孔衍栻（字石村），還專為鄭板橋寫逸傳，他對這些畫壇怪傑是以欽佩的心情來寫的。對書內自以為精彩的章節之後則添短論和『七如氏曰』的評語。該書文筆老辣，內涵豐富，在當時即膾炙人口。讀之，不僅可破悶消閑，亦能豐富人生閱歷，或可彌補史料之不足。

《古榕雜輟》則是他流落在溫州時的詩作，也有一些散曲，大多是生活的寫照，不乏清新風趣之作，如他寫晚年居住在『小西湖』近旁之景，就很悠然：

『小小西湖卜一廬，紫關鎮日許高眠。

懶於筆墨辭天冷，怕見交遊擇地偏。

門外將軍大樹立，窗前美女一峰懸。

夜來又聽排場雨，好上橋頭看曉煙。』

雖是窮困潦倒，仍然樂觀自得，把門外的古榕戲稱『將軍』，把窗前的松臺山喻作『美女』，寫得情景交融，饒有風趣。

他還擅撰聯語，有題黃鶴樓聯云：

『樓起未時原有鶴；筆從擱後更無詩。』

對他在溫州的陋室則自題聯云：

一、持冠自昔曾騎虎；閉戶於今好畫龍。

二、白晝饒人聽說鬼；青天扯淡坐濃陰。

寫出了一生的慨嘆。好在他謫居溫州時，近鄰有一位書畫家、奇人，名叫項維仁，由於志趣相投，結成至交，二人都能書善畫，擅作詩詞。性情一樣，容不得半點虛偽，都不懼淫威，耻供官役，寧折不撓。項維仁拒為閩浙總督作畫竟逃避外方，他很欽服曾衍東，曾作《懷友詩》四絕，以歌之，茲錄其二於下：

『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奇人忽被風吹來。

相逢一笑較臂錄，峨帽入手藜花開。

彼岸登來閱歷深，康衢還向寸心尋。

寄身入海茫茫裏，珍重冰淵慎履臨。』

曾氏一生坎坷，生活如在『冰淵』裏，恐怕這也是他自稱『冰父山人』的緣故吧。曾衍

東也有詩以贈項維仁：

『郡人齊說項，我亦與知交。

不倦時談話，防喧每避官。』

有知友的交往，及相互的唱和遂不致寂寞以終，也總算是不幸中之幸矣。

注：《甌雅》十六卷（今作二十五卷）清陳舜哲著，嘉慶時人。善詩、書、畫。

《孟容畫識》，近代馬毅著（字孟容，浙江溫州人，一八九〇年生，一九三二年卒，曾任上海美專教授，工書畫，為馬公愚之兄）

參考資料：

一、朱烈編：《鹿城文史資料》第十輯內：《晚年流落溫州的曾衍東》一文

（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溫州市鹿城區政協文史會印）

二、曾衍東著：《小豆棚》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（一九三五）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出版

說明：此文與高朝英合作，原載二〇〇二年《文物春秋》第一期。